

《YECAO》LUNGAO

《野草》论稿

王吉鹏著

.97

春风文艺出版社

87
I210.97
224
5

《野草》论稿

王吉鹏 著

87.9.27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八月

D

326953

《野草》论稿

王吉鹏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师范大学书稿出版编辑室供稿、发行

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印刷厂印制

字数：150千 开本：787×1092 1/2 印张：6.625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责任编辑：马兆政 文自成

封面设计：李秀中 责任校对：王政文

统一书号：10158·1061 定价：1.45元

目 次

序言..... 陈鸣树

“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

——对新的战友的求索..... 3

“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

——对新的道路的求索..... 17

“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

——对“国民性”的探求..... 31

“无情面地解剖自己”

——对内心世界的探求..... 46

“革命的爱在大众”

——爱情观..... 61

“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

——现实主义的制作方法..... 72

“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

——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 88

“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

——艺术技巧..... 103

“技术并不算坏”

——艺术技巧续谈..... 115

“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	
——古代艺术渊源·····	128
“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	
——厨川白村的影响·····	139
“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	
——与许地山《空山灵雨》比较·····	151
“深深地人海的底里寂寞地鸣动”	
——在冯雪峰《真实之歌》中的回响·····	164
“还有开出一条新的路径来的希望”	
——对李广田散文诗的影响·····	178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关于《题辞》·····	192
结语·····	204
后 记·····	207

序 言

陈 鸣 树

在鲁迅研究中，《野草》允称难治之学。难在哪里？从思想内容上说，《野草》为鲁迅先生思想转捩期的作品，披陈心境之矛盾，抒写内心之炼狱，心有所寄，意有难测；从艺术形式上说，《野草》为鲁迅先生开中国散文诗新生面的作品，以朦胧之意象，写万类之色相，秉生花之妙笔，尽点染之能事。其美学境界，又绝非云蒸霞蔚，姹紫嫣红一路。这都增加了《野草》研究的难度。

王吉鹏同志知难而上，他的研究生的硕士论文即以《野草》命题，且得导师和参与论文答辩的教授的好评。近年复将其扩充为十五章，各有侧重，大抵以思想分析为经，以艺术分析为纬。前者如对新的道路、新的战友的探求，对国民性的探求，由于结合着作品，则有所深入；后者则有所“横移”，如抉剔《野草》受厨川白村之影响，与许地山的《空山灵雨》之比较，发微索幽，不无洞见。本书为综合研究方法的成果，故涉及面宽，特别注意了《野草》的反响研究，其中《在冯雪峰〈真实之歌〉中的回响》、《对李广田散文诗的影响》两章，更是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蒙囑小引，得以先睹。大率印象：言之諄諄，頗多新意，且精當縝密。遂綴芻詞，謹為介紹云爾。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日于復旦大學

“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

——对新的战友的求索

《野草》是鲁迅的散文诗集。它收进了作者一九二四年九月到一九二六年四月所写并陆续发表在《语丝》上的二十三首散文诗。一九二七年编辑时，鲁迅又为它写了《题辞》。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一文中这样叙述了他的散文诗集《野草》的创作背景：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段话告诉我们，鲁迅在这一时期的“求索”，包括着两个方面的内容：“新的战友在那里呢？”这是求索新的战友，此其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求索新的道路，此其二。这两个方面的“求索”当然是互相关联的。在这一章里，我们来探讨《野草》中所体现的作者第一个方面的“求索”：求索新的战友。

（一）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初期和中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鲁迅在封建军阀统治中心的北京，作为“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奉革命先驱者的命令，服从无产阶级文化思想这一“盟长”（同上）的要求，向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斗争。同南方的革命运动相呼应，鲁迅当时在北方独力地支持着思想上的一条战线。这条战线，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并且同在北京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等也有精神上和事实上的联系。但是，鲁迅毕竟还没有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主力军建立起具体的真正密切的联系，这就影响了他同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更密切的结合。这个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出现的包括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已经发生了急剧分化。在这之前，“《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不仅是一个号召文化和文学革命的刊物，而且更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初的一个理论指导杂志。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就参加了改组后的《新青年》杂志的编委会，他是《新青年》团体的中坚分子之一。《新青年》是在一九二二年因内部分化而停刊的，于是，《新青年》团体的成员“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而鲁迅自己则“成了游勇”。作者所说的“高升”是指胡适等人投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怀抱，作为五四运动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同上）；“退隐”指钱玄同等曾经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趋于消极；“前进”指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在工人运动推动下，投入了具体的革命斗争的组织工作，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而作者自己既没有“高升”，没有“退隐”，也没有“前进”，而是在思想文化战线坚持战斗，“成了游勇”，觉得“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这种感觉，固然是他从文艺战线的角度说的，正如《题〈彷徨〉》的诗句“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意思一样，但它所反映的意义，却说明了他同共产主义者之间思想上的距离，也说明了他没有同革命的主力军建立更密切的具体联系。这使他寂寞、不安和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也就使他产生了求索新的战友的要求

（二）

《野草》中相当一批作品体现了作者“成了游勇”后的

寂寞和“孤军作战”中的悲愤。打开散文诗集，首篇《秋夜》就让我们窥探到作者的这种情绪。《秋夜》通过写景抒情所产生的意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无疑是勇猛进取和积极乐观的。极细小的粉红花，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着春天的梦，梦见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枣树，虽然落尽了叶子，单剩下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眯着许多蛊惑的眼睛。苍翠精致的小青虫，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却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的响，不计得失，前仆后继地追求着光明。这里显然寄寓了作者对被压迫者向往未来的愿望的深切同情，表达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士的顽强意志，赞颂了革命人民抗击黑暗，追求光明的英勇牺牲精神。作品的基调是高昂、乐观，而且明朗的。但也无须讳言，作品也流露了作者孤军奋战的情绪。这篇《秋夜》，可以看成是鲁迅对光明与黑暗搏斗的整个战场的巡礼，然而，在这里，除了枣树和小青虫之外，我们很难从秋夜的画面上找到敢于与黑暗展开不屈不挠地斗争的形象了。小粉红花的笑容、瘦的诗人的眼泪，虽然令人同情，但它们都缺少战斗的气息。而奇怪而高的天空闪闪地眯着窥视人间的“冷眼”，它侵袭春天，自以为大有深意地将繁霜洒在野花草上。整个秋夜的气氛是萧条肃杀的。这种描写，显然反映了作者在社会斗争中对敌、我、友各方面的实力估量。黑暗如此浓重，革命力量太单薄了。枣树和小青虫的抗争和追求，没有得到任何响应，它们之间也缺少互相联系和支持，它们的战斗是孤单和寂寞的。作者在敬奠小青虫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时，既赞颂它们英勇献身的“可爱”，又深感他们力量单薄的“可怜”。这种感情显然是同作者要彻底推翻黑暗的反动

统治，又不知道战取光明的力量在哪里的思想相联系的。

这种彷徨苦闷、孤军奋战的情绪，从第一篇作品《秋夜》开始，几乎贯穿了整本《野草》，而在《影的告别》、《复仇》、《复仇（其二）》、《过客》、《死火》、《这样的战士》等篇章里，表现得尤其突出。《复仇（其二）》写的是以色列人迫害耶稣的故事。耶稣要被钉死了，但他“玩味”周围的人，“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这一个孤独的改革者的遭遇和心情，显然是由于对周围人们的看法，他感到周围“都是敌意”。《复仇》是“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而作的，也是充满了愤激的情绪。他后来曾写道：“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至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鲁迅书信集·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致郑振铎》）这是鲁迅后期写的，观点变化了，指出了他那“不过愤激之谈”。这是因为鲁迅后期作为共产主义者，已经坚定地认识到了革命的领导者、革命的主力军和革命的道路，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而在《野草》时期，这种愤激情绪的存在，却是同他的“孤军作战”的处境有关的。《雪》中写的“那是孤独的雪”，《过客》中写的那个“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只一个人”“奋然”而前进的“过客”，《这样的战士》中写“这样的战士”，“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太平……。”这些，显然是“成了游勇”

而带来的孤寂情绪的流露。

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一文中指出：“这些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着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过程，时常不是立刻就能够脱离个性主义——怀疑群众的倾向的；他们看得见群众——农民小私有者的群众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于驯服的奴隶性，可是，往往看不见这种群众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见他们的笨拙的守旧的口号背后隐藏着革命的价值。鲁迅的一些杂感里面，往往有这一类的缺点，引起他对于革命失败的一时的失望和悲观。”这种鲁迅早期杂感中的由个性主义思想负荷而产生的看不见群众“革命可能性”的缺点，在散文诗集《野草》中就往往表现为一种孤独感而来的愤激情绪。然而，鲁迅不是思想矛盾的奴隶，他并没有沉溺在这种孤独情绪之中而不能自拔，他在革命实践中为解决自己的思想矛盾，摆脱自己的彷徨苦闷和孤军奋战情绪而上下求索。这种紧张而又艰难地求索新的战友的过程，也是他对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的认识不断地有所提高的过程。

(三)

《野草》还表现了鲁迅当时把寻求革命力量的主要目标放在青年知识分子身上的思想特点。如他后来所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三闲集·序言》）“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而作的《希望》，就是一篇表达作者寄希望于青年的文字。为什么会对青年的消沉而惊异呢？这就是由于他把希望放在青年身上。鲁迅后来同冯雪峰谈话时说过这时的心情：“怎么可以没有希望呢。否则，

人也活不下去了。我不曾看得那么黑暗，以为就没有将来。……”（冯雪峰《回忆鲁迅》）这篇《希望》写于一九二五年元旦，新年伊始，作者就在一种苦闷和曲折的心情中，表达了自己的希望所在在青年。这种认识，是与他当时的不少论述相一致的。他在《两地书·八》中说：“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又在《华盖集·题记》上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憚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坟·灯下漫笔》中也说过：“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在这篇散文诗中，作者一开始就说：“我的心分外地寂寞。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作者还说，无论是肉还是灵，“我大概老了。”这是一种心如止水的苦闷。然而，回想当年，“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往日的旺盛的斗志和巨大的豪情曾经那样激励过自己，曾经使自己的生命和灵魂是那样的充实。是什么精神力量继续支撑着自己“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使自己还具备着青春的力量呢？是希望，是对青年的希望。在鲁迅看来，青年的进步言行，是他的“身外的青春。”远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作者就在《随感录四十一》里说过：“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热风》）“星，月光，僵坠的胡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

的渺茫，爱的翔舞。……”这些，有的光芒微弱，但总在发光；有的美得朦胧，但总在给人以美；有的芬芳得暗淡，但总在给人以芬芳；有的虽只是微辞，但总是对现实的不满；还有的哭、笑、爱得都不免色调模糊，但毕竟总是一种对现实的态度。它们都是对社会尚有热情的表示。这些，就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现在何以还如此消沉寂寞呢？难道连这些“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作者感到失望，但并未绝望。他引述裴多菲的诗句，虽然先是否定了希望，但最后还是强调了他“终于对了暗夜止步，回顾着茫茫的东方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否定希望又否定绝望，就要开辟新的出路。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中的关于“文学革命”时期他的思想的一段话可以作为诠释《希望》的参考：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 看来看去， 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希望是“虚妄”的，绝望也是“虚妄”的，出路在哪里呢？在于“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就要求索新的人们和事件，进行革命实践。于是，散文诗提出了两种做法：向外， 寻求身外的青春， 召唤青年们起来抗争；向内，呼唤自己的热情，一掷自己身中的迟暮。作者说

道：“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不愿在“希望”的“虚妄”中苟活，也不愿在“绝望”的“虚妄”中偷生，并且已不再是“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而是切实的“寻求”，也就是“求索”新的战友的实践了。

这种把青年的进步同自己的生命共存亡的思想，后来在《一觉》中也有所流露：

草木在旱干的沙漠中间，拚命伸长他的根，吸取深地中的水泉，来造成碧绿的林莽，自然是为了自己的‘生’的，然而使疲劳枯渴的旅人，一见就怡然觉得遇到了暂时息肩之所，这是如何的可以感激，而且可以悲哀的事！？

草木挣扎着生长，是指青年对黑暗的抗争和对光明的追求。“疲劳枯渴的旅人”是指坚强不屈的革命者，他们从青年的努力中得到慰藉。

然而在鲁迅当时看来却是“青年们很平安”，这是多么令人惆怅、烦闷和失望啊！但是，即使在这种最苦闷的心绪中，鲁迅也没有忘记战斗，即使在“寂寞”、“平安”的环境下“独彷徨”的悲愤中，鲁迅也没有忘记“荷戟”。他在《希望》中还写道：“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这虽然有一种“绝望的抗战”的孤独，但却是一种正视人生的态度，一种毫不妥协地战斗到最后一人、最后一息的精神。这也正如瞿秋白《儿时》一文中所说：

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么，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而“浮生如梦”的人，从这世界里拿去的很多，而给这世界的却很少，——这总有这一天会觉得疲乏的死亡：他连拿都没有力量了。衰老和无能的悲哀，像铅一样沉重，压在他的心头。青春是多么短呵！（《瞿秋白文集》）

鲁迅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永葆青春的大众的事业之中，因此，他也就有了永不衰竭的青春。鲁迅是一个强者，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他一方面问道：“新的战友在那里呢？”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另一方面又问道：“但暗夜又在那里呢？”要“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最后的回答却是：“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这是耐人寻味的。求索新的战友，没有结果；孤独的抗争，又没有必要。所以散文诗的结语还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从这里，我们深深体会到，鲁迅不悲观，不绝望，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衰老和迟暮，而是担心“青年们很平安”，担心青年消沉。写这首散文诗，是为了向青年呼唤，为青年催征。

（四）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鲁迅在求索新的战友的过程中对青年一代的认识又在不断深化。这种不断深化明显地表现在